客座贅語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客座贅語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名公像

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，俱方面大耳，豐頤頦，微髭鬚，文毅尤為肥碩，聞其曾孫翰儒言，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。公無子，里中傳文僖禱北嶽，其夫人姚夢嶽神指捧香合童子曰：「以為爾子。」孕而生公，故名嶽。言公隱宮，公曾生子。祝枝山《野記》亦言文毅頎躬廣頤，美如冠玉，腹大十圍，體有四乳云。而陳中丞《人物志》言，文僖雙目如電，體有四乳。祝或誤也。

王襄敏公廣額豐頤，而骨氣峻拔，有威重，印堂中直紋五條，右頤有一黑子，音吐如鐘。

都督劉公璽，面巉削無渥顏，聳肩如寒士。楊水田公成，鐵面劍眉，凜不可犯。

陳太史公沂，軀不甚長，神采朗秀，眸子可照。邵僉憲公清，貌古神秀，其聲清遠。

徐子仁公霖，廣面長耳，美須髯，體貌偉異，老而豐潤，行步如飛，稱曰：「髯仙」。

謝野全公承舉，美鬚髯，行九，人稱曰「髯九」。

許奉常公穀，長頭，面白皙而圓，巨鼻微鬚，雙眼如碧色，八十時，狀如世畫老子。

王吏部公鑾，面白皙，骨峻嶒清峭，兩眉如劍直豎，微髭鬚，望之義氣凜然。

殷宗伯公邁，面圓，黃白色，微鬚，清靜之意可見。

姚太守公汝循，身可中人，面上員下稍銳，白皙，小有鬚，向人多笑容。

余司成公孟麟，目小而圓，骨法清古，耳高於眉，下微銳。

沈侍御公越，修幹廣顙，氣韻高邁。

盧苑馬公璧，長身，面如之，黃色，古而硬，老矣多皺紋。

王太守公可文，修軀銳首，面長尺，白皙，眉目疏朗，微髭鬚，手掌如噀血，長上短下，聲如鐘。

吳司寇公自新，大軀方面，白皙而紅，微髭鬚，豐頤，目光外現，有威重。

科舉事例

應天府鄉試，國初自府學生、增廣生、監生外，如未入流官吏、武生、醫生、軍餘、舍人匠之類，皆得赴試，皆得取中。如成化元年，章玄應以留守左衛軍衛中第八十七名。四年，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。十年，王鏕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。十三年，李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。十六年，喬衍以武學生中第二十四名。二十二年，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七名，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。弘治五年，劉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，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九十一名。十一年，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五名。十四年，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，邵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，劉弼以錦衣衛舍餘中第七十七名。十七年，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中第八十九名。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，其五名原為雜流設也。自嘉靖以後，遂不聞有中者，武生間亦考送入場，傳言不與謄錄，果爾則亦非聖朝立賢無方之意矣。又附學生入試，自弘治八年始，吾鄉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。應天試錄之有附學生，亦自此始也。

儒學

府學明德堂後，舊是一高阜，土隆隆墳起。嘉靖初，都御史陳鳳梧夷其阜，建尊經閣於上。未建閣之前，府學鄉試中者數多，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，而應天至二十九人，可謂極盛。自建閣後，遞年漸減，隆慶以來稀若晨星矣。萬曆乙酉丙戌間，太常少卿濟南周公繼署府篆，公雅善玄女宅經，謂儒學之文廟，坐乾，向巽，開巽而學門居左，屬震。廟後明德堂，堂後尊經閣，高大主事，廟門與學門，二木皆受乾金之剋，陽宅以門為口氣，生則福，剋則禍。於是以抽爻換象補泄之法修之，於學之坎位起高閣，曰青雲樓，高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，而以坎水生震、巽二木，以助二門之氣。又於廟門前樹巨坊，與學門之坊並峙，以益震巽之勢。於離造聚星亭，使震巽二木生火，以發文明之秀。又以泮池河水不畜於下手，造文德木橋以止水之流。修理甫畢，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。學門內舊有屏牆，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，曰：「去此，明年大魁必出此亡疑矣。」己丑，焦公果應其占。庚寅冬，公遷南戶侍，面語予曰：「修學而一大魁，余未敢言功也。占當出三元，坊中樞字，亭上星字，篆文區之三口，星上之三圈，皆寓三元之象。君其識之。」乙未、戊戌，朱公與余相繼登第，人益以公之術為神。頃年，有議修學者，大京兆黃公博謀於眾，余謂：「只宜循公之制，不可輕改。其發科之多少，蓋亦歲運利鈍所致，不拘何宅皆有之，惟其宅本吉，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。年年變遷，科科修改，斷無此理。」時議者皆以余言為然。《京學志》載公修學事，余特為詳其所以告學者。

皇城

萬曆中，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。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，以質於大司馬郝公傑。郝公以《會典》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內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，遂止而不行。然余查萬曆初，承天門損壞，部題准修理，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，俱敘功。則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，亦有修理之事矣。竊意唐重東都，宋重西京，僅置留守，與今日南京奉陵廟、備百官者殊例，宮門任其頹敝，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。

吳媼

王丹丘翁言：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，居尚書之家。媼能詩文，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詠。或來詣尚書者，值其它出，輒請媼見，與論議，問近日有何篇什，供茗而去。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，曾不以為異也。尚書友愛甚篤摯，為南御史大夫，所居在北門橋南，

嘗以橋上遇其兄，踽　禺步行，即下輿扶攜而歸。里中老成人至今談之，以為盛德事。而國史、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，有皆稱之。

蟂磯

蕪湖江有蟂磯，磯有廟，所祀者劉先生之孫夫人。江上漁人言，蟂蓋老黿之類也。癸丑，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，偶遊廟，入寢殿，熟睹其像，賦詩有調謔語。歸臥旅舍，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戶，家人抉扉視之，則死於榻矣。陰精流輸，沾汙席上，疑為物所魘而然。古稱入祠廟者，宜敬而遠之，毋得瞻視謔浪，觀此尤信。此與《三水小牘》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侯禎事頗相類，彼為神所招，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，而孝廉乃罹其禍，可異也。

鄺生

鄺典者，前京兆鄺公埜之裔也，為府學諸生，齒且宿矣。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，夜臥館中，有群盜猝至，扣主人門不啟，捽鄺令呼以入，鄺曰：「不可。」盜以刃迫之，生大言曰：「吾受主人請，教若子。今乃為若輩呼其門以劫之，此豈復有人理邪？汝殺則殺，吾口不可開也。」盜不得已，掠生衣被而縛之。至天明，主人開門乃解其縛。生素戇直，今段遂能剛正乃爾。若此生者，余意學使宜旌異之，以厲頹俗。

飲虹先生

李師文熙，參議昊之子也。舉進士，為南御史，以上疏請誅劉瑾等，逮下詔獄，廷杖三十放歸。瑾深銜之，逾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，文致微過，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。瑾誅後，家居一十六年，起官郡守，至按察副使。生平方嚴峭直，人以為難近。顧司寇為作墓誌，亦微見其意云。時輩稱曰「飲虹先生」，況其負氣而善藏也。李家在新橋西，故號飲虹。飲虹，舊橋名。公與王辣齋徽，顧橫濕栗皆號谿刻，而王、顧之清端，李之能諫，皆錚錚為世偉人，未易才也。

司馬家婢

羊市橋下司馬家，西虹侍御之後也。萬曆丙午、丁未間，家有怪，拋擲瓦石無虛日，後復處處發火，焚其門樓三間，百計祈禳迄無驗。客為余言其狀，余應之曰：「曾憶《風

俗通》中老嫗事，政與此類，試語司馬君，可密察家中男女，當有人作此狡儈者，毋信為鬼物也。」客不謂然。後一日，司馬庶母有一婢，忽裙帶中落取火紙夾於地，家人追問之，始具吐實，向之怪孽，皆此婢之為也。其家遂逐此婢，婢去而家安矣。語曰：「少所見，多所怪。」然哉！

黃督學

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岩，才穎捷異常，閱卷一目數行俱下。常以兩門役橫曳之，手執筆，遇佳者輒用筆大抹，門役亟以酒大白進，為引滿賞之。遇惡文，即大吒擲地上。發案日，凡所賞識與所黜斥，日誦其文之佳惡，不遺一字，人以為神。試童生日，交卷隨閱，定去取。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。其敏而強汜，亦一時之雋也。

仕路窄

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笞一吏，吏北人也，口稱「仕路窄、仕路窄」求免，胡怒，盡法決遣之。後胡以事被逮詔獄，獄中供帳食物畢備，胡心訝非獄所宜。久之，因問執事校尉：「何以有此？」答曰：「此吾獄吏意也。」胡心感甚，而不知其人。事解，訪此吏詰之曰：「君待我厚，不啻骨肉，不曉我何德於君而以此施我？」吏笑曰：「公忘之邪，吏即『仕路窄』者也。」胡大感涕曰：「我一時執法笞君，君不恨我，我在獄中，君不思釋憾於我，反厚待我。君誠高義，足驅今古，我為不知人矣。」遂與約為兄弟，厚扶植之。惜此吏忘其名。

賞鑒〈（八則）〉

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跡為第一，石刻次之，三代之鼎彝尊罍又次之，漢玉杯玦之類又次之，宋之玉器又次之，窯之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及明之宣窯、成化窯又次之，永樂窯、嘉靖窯又次之。留都舊有金靜虛潤，王尚文徽，黃美之琳，羅子文鳳，嚴子寅賓，胡懋禮汝嘉，顧清甫源，姚元白涮，司馬西虹泰，朱正伯衣，盛仲交時泰，姚敘卿汝循，何仲雅淳之，或賞鑒，或好事，皆負雋聲。黃與胡多書畫，羅藏法書、名畫、金石遺刻至數千種，何之文王鼎、子父鼎最為名器，它數公亦多所藏。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笥，盡掩前輩。伯時、元章之餘風，至是大為一煽矣。

張擇端《清明上河圖》，舊雲在南京一質庫，後入魏公家；或云在王守溪相公公子處。

嘉靖中，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，乃時人昆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。世蕃喜甚，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，索賂不得，指言其偽。世蕃大怒，卒以陷貴人云。

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，分宜請其宴，堂上掛吳小仙《月明千里故人來圖》。公入堂，甫揖罷，昂首看之，大聲曰：「此摹本也，真跡在吾鄉倪青溪家。此畫甚佳，當求其真者。」嚴為色變。

黃美之家有王維著色山水一卷，又王維《伏生授書圖》一卷，又出數軸，皆唐畫也。吳中都玄敬看畢，吐舌曰：「生平未見。」

王維《江天霽雪卷》為胡太史懋禮家藏。後其子沒，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，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。慕而欲購者，懸予其直，且數百金矣。胡又有宋榻《黃庭經》肥本，最為墨帖之冠，今不知在何所。《金陵瑣事》又記胡有《蘭亭記》。

姚敘卿藏宋榻《淳化閣帖》，紙墨光黝如漆，而字肥，後為其姻家鍾櫛所得。今不知歸何人手。敘卿有山谷書《法華經》七卷，紙用澄心堂，光滑如鏡，價至七百金。敘卿沒後，曾有人持以質於餘，余睹其字多遝拖疏慢，似非雙井筆也，後竟為徽賈以重價購去。

王藩幕元燿，故富家子，善畫，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軸。李成《看碑圖》為最。所刻石帖名《栗葉齋帖》，皆三吳及金陵人書。

藏書

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，司馬侍御泰、羅太守鳳、胡太史汝嘉，尤號充棟，其後人不能守，遂多散軼。司馬家書目，尤多秘牒，有東坡先生《論語解》鈔本四卷。其家數有鬱攸之變，此書亡矣。胡氏牙簽錦軸，最為珍異，而子孫式微，雕落市肆，尤為人所惋歎。昔人言藏書八厄，水一也，火二也，鼠三也，蠹四也，收貯失所五也，塗抹無忌六也，遭庸妄人改竄七也，為不肖子鬻賣八也。周吉甫言：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聲，乳媪日抱至書室，姿裂之，以招嘻笑。此當為藏書九厄。乃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，以為不均，每遇大部，兄弟平分，各得數冊者。有藏書不庋篋笥，狼籍大米桶中，或為人踐踏者。此其厄，視梁元帝、南唐黃保儀之焚毀，又何如哉！至若為庸夫作枕頭，為村店糊壁格，為市肆覆醬瓿，為婢嫗夾鞋樣，比於前厄差降一等。其它如堆積不曉披閱，收藏不解護持，秘本吝惜不肯流傳，新刻差訛不加讎校，書之眾厄，又有未易枚舉者矣。

督學察院

督學察院在南門內，舊為皇殿，武宗南幸時居之，後改為學院公廨。自耿恭簡公後，中多妖異。近台李公寓其中，一日，月下與夫人閑步堂上，忽庭中有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，拜舞於階前，公與夫人大驚詫，遂移居於會同館。自後此院扃鐍甚固，深藜宿莽，白晝人亦無敢入矣。頃年陳公懷雲來，乃重為創建，一掃而更之，移居其中，遂無它事。

元御史臺

弇州先生《丞相府志》言：太祖初下金陵為吳王，以元御史臺為中書省，且雲不知御史臺何地。按太祖為吳王時，居今舊內，而元之御史臺，《金陵志》在古禦街東青溪之右，正今舊內地。夫既以南台建舊內，則所云以為中書省者恐未的也。作大內後，所建丞相府，不知在何處，今傳西華門內為丞相胡惟庸府，亦似未的。蓋自罷丞相，革中書省為六部，其衙門建置又已大有更張，然不可考矣。

金陵垣局

鄭端簡公謂：「金陵形勢，山形散而不聚，江流去而不留。」顧司寇公亦言：「登幕府山，望大江東去，往而不反，為之太息。」考之地理家言：以巒頭配天星，金陵江水直朝射入，乃紫微垣局也。古記云「中垣已是帝王都，祇是垣城氣多泄」。偶與友人論此，謂江水衝射，秦淮西注，無應砂關瑣，故云。余曰：「此言非也，鍾山自青龍山至墳頭一斷復起，側行而向西南，而長江自西南流向東北，所謂山逆水，水逆山，真天地自然交會之應也。左邊隨龍之水，自方山旋繞向東曆北，又折而向西入江。其入江之口，左則自橫山發支，由雲臺山、觀山、獻花岩、牛首、大小石子堙至雨花臺，穿城壕至鳳臺山，北臨淮水；而右則自鍾山、龍廣山、雞籠山起謝公墩、冶城南，止於淮；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、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，而護於外。此兩帶山，在外則逆江而上，以收江水，為鍾山夾；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，直奔而南以收淮水。垣局之固密如此，何得言江水衝射，無應砂關瑣邪，所為微有不足者，以逆水而結氣力，與中穿而落者，稍覺有間，而緣江翊衛，終是單薄，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。即二公之言，均之未得其真也。」

王司寇

黃岩王公爌以大京兆遷南刑部侍郎。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，鷙人也，家貲計累巨萬，僮奴數千指，善納交權貴人。權貴人多與往還，歲時饋餉燕會，門之車馬弗絕也。以是冠得恣橫　　牙里閈中，人毋敢仵視者。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遊，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啖之，或銼其骨以為粉，以是為延年劑。家畜妾十餘人，孕將免，輒以藥墮而如法餌之，它所陰購而餌者，不知幾何人矣。事發，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。而公一切距切聽，卒據法引律，淩遲處死，畿民大快之。公自為京兆，所行諸善政，大者凡數十，此舉尤為眾所稱，至今歌誦之。祠公於雨花臺北。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，以忤宰臣貴溪公歸。後數十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。

陳侍御

嘉靖中一監生曰：鄧玉堂，不知何許人，家復成橋旁，饒貲財，交結諸貴人，相引為聲勢。畜虎棍數十人，遇江上賈舶至者，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，或為縫紉，或為禱祠，因得賈人鄉里姓氏，與其祖父諸名字，寫偽券怵之曰：「某年而祖父遊金陵，負我金若干。」賈人多錯愕不能辨，其黨又大言恫喝，或居間遊說脅持之，往往如數償。間有識其詐者，輒鉤致於家，寘水牢中，其人悶絕，輒償所負以求解。有訟者，請托抑其詞不行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，南都莫可如何。御史荊州見吾陳公大賓至，稔知其惡狀，欲除之，恐其多奧援，乃先往投刺，致其報謁。比入，即令人褫巾服摔於庭，具刑嚴鞫之，俯首伏訊。諸貴人以書為請者盈門，御史悉令投匭中。獄既具，隨斃諸杖下。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，悉召原主給之。至今長老言此，猶以為快。其後數十年，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。

割肝

陳中丞《金陵人物志》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，得七人焉。宋四人，曰伊小乙，溧水人也，剖腹取肝以療母疾。劉興祖，表孝坊民也，剖腹取心以療父疾。愈而復作，又割取肝，雜糜進之。史思賢，溧陽人也，刲心以療母。夏氏女割腹取肝以療母。元一人曰顧童子，保寧街人也，母病，童子年始十六，割腹取肝，雜粥以進母，母即蘇。翌日，童子病，又一日死。明二人曰徐佛保，江陰衛人；黃阿回，水軍左衛人，皆割肝以療母。偶與客語此，因掇而記之。

秋宇先生著述

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，以言忤政府，出為藩參。先生文雅風流，不操常律，所著小說書數種，多奇豔，間亦有閨閣之靡，人所不忍言。如《蘭芽》等傳者，今皆秘不傳。所著《女俠韋十一娘傳》、《記程德瑜》云云，托以詬當事者也。傳後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，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為。然某者好詭激飾名，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，似有所指。其《紅線》雜劇大勝梁辰魚。先生隸書師鍾元常，草書師張伯英、崔子玉，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，從宋榻本手摹刻之，較今所傳閣帖，神檢殊勝。張草中耳，字長尺餘，與閣帖異，今此本在中州。

黃蟄南父子

吏部黃公甲，字首卿。蟄南其晚而自號也，因以名其集。文多法漢、魏及六朝，詩上下今古，頗饒獨詣，高自矜許，自負不減二陵。所著《獨鑒錄》評詩文，多前人所未發。性好忤物，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。晚與廖工部文光善，數共觴詠。一日，廖規其集中有「陣毯」等語，宜刪，遂大詬罵，絕之。生四子，皆負雋才。伯祖儒有《諫鳳囈覺集》。仲戍儒，蟄南最器之，早死，有《兢辰齋集》。叔方儒，落魄廢其業，亦有《陌花軒小集》、《曲巷詞餘》，調世嘲俗，殊令人解頤也。季復儒，為諸生見罷，有《振秀閣稿》。少冶玉公嘗稱蟄南詩如一領錦繡衣，或間以麻枲，語似太過。諸子雕龍競爽，而名跡不著士論，甚為惜之。

文臣賜第

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，惟張文僖公蠢庵一人而已。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：公為侍讀，宅舍火，疏於朝，曰：「臣有老母，守節孤孀；臣有幼弟，居常侍母。臣無老母，寧有今日；母無幼弟，曷罄餘年。子母相依，兄弟無故，叨承近侍，自幸遭逢。但臣有故廬，近遭回祿，臣母與弟，莫知所棲。誠願乞休，用圖終養。庶幾屋烏遂反哺之情，危鳥免失巢之歎。」疏上，英廟惻然，敕下該部。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，總計若干餘間，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，見今空閑，相應給與，益母暨弟一同居住。奉聖旨：「准他，工部知道。」

修誌

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誌，東橋先生與之書曰：「嚴惟中《袁州府志》，都玄敬《黃山

圖經》，李懋卿《東莞志》，邵國賢《許州志》，各自起意例，須取參訂。璘收有《長安舊志》一本，惜不得到家檢奉，子仁收天下誌甚多，想不乏此。作誌不難，正唯發凡起例為難耳。又本府若上元之明道書院，溧陽之水堰，皆厚生正德大事，須檢尋遺跡，就請白公興復。蓋百五六十年，方遇明公一舉，若又空言無施，不獲實惠，賢者難遇，幸勿失此機會也。又《稅糧》後當具《供億》一目，查內府及諸司供億，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，庶仁者有憫惻之意，此不為徒作也。」

尹山人

尹山人者，北地產也，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，懷一牒，綴之羊皮，久而尚存。成化間遊南都，發累歲忘櫛而自不團結，南都人呼「尹蓬頭」云。尹得邸寓，輒閉關臥，多者逾月，少亦五六日而後起，居常不飯，人饋之食，亦不辭。嘗造一民家，會設餉客麵，近四十餘碗。客有戲尹者曰：「公能盡啖之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取而啖之盡，無留餘也。孫某者，接山人市中，而賣瓜擔停焉，某戲問曰：「公能盡此一擔瓜乎？」曰「能」。即買而饋之。啖瓜立盡，無留餘也。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病疏，一日辰刻，尹於北闕端門前見其僕，僕曰：「命已下，主人幸得告矣。」是日午餐，尹報李曰：「今旦端門前見使者，已得告。」後僕還，核問果合。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，隸曰：「昨昔尹登大中橋觀月，兩鼻垂涕尺許，殆死矣，何召？」御史笑曰：「此為鼻柱，非老病也。」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。蓋就其召己也。魏國館尹於居第，嘗偃几晝睡，寤而語魏國曰：「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。」魏國愕不信，即出袖中兩橘畀之。

一貴人母敬事尹甚虔，既而所愛孫未冠病瘵，諸醫謝不可治。邀尹，力懇之，尹曰：「此非藥物所能為，太夫人遇我厚，不得已，費我十年功爾。」令置兩榻相附。昏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，連屬數重。尹鼓氣運轉，喉呼呼有聲，氣達湧泉，貫少年足，大熱，遍體流汗如雨注，臭穢畢泄。詰朝，解其縛，而少年蘇蘇有生色，別授刀圭藥，徐服而愈。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，卒業南雍，走從尹遊，共寢處百餘日。尹喜曰：「爾大聰明，第本貴介公子，筋骨脆，難學我。我所以入道者，危苦堅耐，世人總不堪也。爾無長生分，其竟以勳業顯哉。」文成悵然惋之。

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，售偽誑世，而以聞見該洽，論說雄俊，引重薦紳間。客抵南部，士人慕而爭趨，軒車滿戶外。尹識其偽也，敝衣跣而往謁，隨眾稱老爺尊之。張方危弁高座，側侍者肩摩。張傲岸不為尹禮，顧罵曰：「乞兒辱吾教。」尹乃據東面坐，而謂曰：「爾欲譚道耶？我一任爾問。」張曰：「爾乞兒，吾又奚問？」尹因刺之曰：「爾

無我罵，爾注《悟真篇》，恐天下訕刺爾者無窮已。」張曰：「然則爾曉《參同契》與《悟真》耶？」尹張目朗音，為抽《廣成壺丘延曆度紀》、《樞奧稍論序》，柱下五千文，暨內典《華嚴》、《楞伽》，姬《易》、艮卦彖爻，三教渾合之旨，翩翻千百言。眾驚異悚聽，皆俗耳所未聞。於是始知山人之辯慧不群，邃於玄學也。尹歸倚牆立，自掌其頰者數十下，恨猶有勝心，且道非可言，言則與道遠，因鍵扉寢伏。

久之，終南黃山人過訪，值尹睡正熟，謂弟子曰：「謹貽爾師青衣、鞋，我不能待，別矣。」又數日，尹起問曰：「有友人黃來，渠何言？」弟子獻所贈，尹曰：「是豫料我將遙適也。」無何，逆閹劉瑾潛圖不軌，惡尹私有詆斥，羅而戍之關右。尹至戍所，偶過鐵鶴觀，騎一鶴淩空飛去。彭輅論曰：稽康謂：「神仙繇異稟，受之自然，非積學可企。然稟異者，鮮不學也。」又謂：「養生善調攝，上可千餘歲，次得數百年。」夫歲以千許則仙矣，彼仙者豈遂雕三光，閱萬載，無終極之期哉！入我明僅傳張邋遢、冷子敬、尹蓬頭三數公，一何寥寂也！張、冷跡無可稽，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，故論著焉。

陳廣平

成化中，五府都事卜馬翊者，與一方士遊，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，子心豔之，謂為真仙人也。歸亟稱於父，都事益信之，崇奉有加，至得出入臥內。都事家多美妾，方士盡以咒法鉤而淫之。婦人苦其淫毒，訴於翊，翊告官為理，聞諸朝，朝命檻車遞至京，戮於市。國史亦載之獄詞。方士為陳廣平，濟寧人也，挾它妖術，謀不軌。士大夫好與方士遊，多冀其傳此法，不自知損德敗名者眾矣。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？可為深戒。

孔復

常檢校信為余言，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，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，廖館於家。久之，語副憲曰：「吾欲一行接補法，公曷資我。」與兼金，至豬市倡家宿。倡婦與之偶，初覺異甚，久之轉畏其淫毒，號呼避之，復攫之不可得。假母年四十餘矣，素以善淫稱，代與接，久亦趣避，而復固自若也。後倡婦病月餘，假母亦數日不能起。其陽能吹燈滅，且噙火酒至二升餘，布於四肢，赤如血，已復出之。此真所謂采戰逆流，邪僻不經之術也，而人多惑之，學其術，求狎舉。噫，世豈有好色之神仙哉！

四羽士

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，皆三十年來遊南都與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。閆蓬頭希言，嘗在弇州先生司馬署中。先生躬為余言：「其亡甚異人者。且言初至猶矯健，後稍弱且泄瀉，不久蛻於毛百戶家矣。」先生為其像讚，有曰：「希言希言，蓬頭蓬頭，吾能臆其名與貌，而不能詰其修。能睹其去，而不能測其來由。能辨其為散仙，而不能定其品與流。我不子從，子不我留。嗬嗬，休休！」似涉微諷。其後十餘年，閆弟子李徹度者來。李曾止餘亡弟周南所，其人瀟灑出塵，所教人在固後天之氣，以養先天而已。人有行之者，亦多效。太倉王相國、晉江楊宗伯皆有傳。近年遂不復出遊，止於黟、歙間。嘗以《清虛秘典》寄餘，大較亦用儔結之事，第與逆流者不同耳。李去未久，又有稱醒神子者，鬚髮如雪，幹偉而善飲啖，卿大夫多從之遊。大司徒萊陽王公獨信以為真，且曰：「渠自言是王威寧越。」嘗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，意頗崇奉之。而葉宗伯、李少宰、郝大司馬三公，一日同訪之神樂觀，其人顛倒失度。三公謂：「是非有道氣象矣。」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者，何參嶽公露極言其非恒人，面語余曰：「據其詞翰，非科甲者不能為，其術大端在積氣，而挾有黃白男女諸奇幻術。」一時師之者，多以靈異自詫，不知其果真有所得否也。其人攜數妾而行，上河鈕氏嘗迎而館於家，鈕氏婦問其妾：「仙翁亦交會否？」答以「月必接，接而女即病」，如斯而已矣。大都此四羽士，第其品，閆為最，李次之，彭又次之。醒神子人言為社日生，當可信，其品最下，不足信。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，何也？嗟乎，以世間心漫求之，彼亦漫應之，即旦暮遇猶千里矣。世間那有揚州鶴哉？

白野先生

殷白野先生邁，萬曆初以太僕卿裏居，負重名。時江陵當國，有意引先生為己助。操江都御史王篆，江陵心腹也，過先生為其致款款，且曰：「公幸俞此言，暫出，少卻當以大司馬推公矣。」公默然不應，王要之甚苦，竟不出一語。久之，王曰：「坐久矣，我饑，公幸有以啖我。」公亦默然，王不懌而去。既去，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，且家幸有午飧，何不留啜，而介介如此？公曰：「江陵橫，終當有禍，王非端人，何可與作緣也！」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，掌南國子監事，會有小故，公遂力辭而罷。

侍御無茶具

邵侍御清為鹽使者，忤劉瑾，被杖係，追罰米若干石。瑾誅，起官至廣西臬僉，請告歸。家貧無屋，依外氏敝廬以居。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，常造之，坐談良久，竟不能具茗

碗，林歎息而去。霍尚書韜嘗以所毀庵廟田若干畝餉公，公固辭不受，終身赤貧。嗚呼，真不愧厥名矣！

耳環投水

李公重，字元任，號遠庵，舉正德辛未進士，官至江西臬副。居官清介，去任日，誓不將一物歸。夫人有耳環一雙，任中置也，公知之，取而投諸水。歸里歲餘，偶見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，問是官下物，大怒，力命僕載反原任乃已。家徒四壁立。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子，歲學俸八十金。史念先生貧，私以其俸為置子錢。比歲暮進之，先生僅受八十金，余揮之不入囊也。苗時返牘，公可趾美矣。呂涇野先生嘗云：「過白下，見副使李公重，雖未知其中，見其環堵蕭然，不覺歎服。甚恨至此數年，不得一見此人。」其為名流所慕如此。

金陵學校

漢揚州刺史何武，所至先即學宮見諸生。

光武時，李忠為丹陽郡太守，起學校，習禮容，春秋鄉飲，選用明經。吳景帝永安元年，詔置學宮，首立五經博士。晉建武初，始立太學〈（因王導、戴邈之言）〉。

咸康二年，立太學於秦淮水南。太元十年，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。

宋元嘉十五年，立儒學於北郊，命雷次宗居之。明年，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，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，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。儒學在鍾山之麓，草堂是也，玄學在雞籠山東，史學、文學並在耆闍寺側。

二十七年，罷國子學，而其地猶名故學。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，延才俊，遂命為士林館，在雞籠山。梁大同六年，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。南唐置學官，濱秦淮，開國子監。

宋天聖七年，丞相張士遜出為太守，奏建府學。景祐中，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，古浮橋之東北。紹興九年，葉夢得因學兵毀更造。元集慶路學，規模率仿前製。

國初，改國子學，後建國學於覆舟、雞鳴兩山之陽，乃以此為應天府儒學。

祠先賢

淳祐十年，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，與祀者二十六人：濂洛先生周文公〈（敦頤）〉。明道先生程純〈（公顥。）〉伊川先生程正〈（公頤）〉。晦庵先生朱文公〈（熹）〉。〈（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）〉。丞相範忠宣公〈（純仁）〉。丞相呂文穆公〈（蒙正）〉。一拂先生鄭介公〈（俠）〉。通判楊忠襄公〈（邦乂）〉。丞相周文忠公〈（必大）〉。南軒先生張宣公〈（栻）〉。勉齋先生黃文肅公〈（勉）〉。壹是先生吳正肅公〈（柔勝）〉。西山先生真文忠公〈（德秀）〉。〈（右九位在大成殿西）〉。

太師魯國顏公〈（真卿）〉。丞相李文定公〈（光）〉。中書傅獻簡公〈（珪）〉。少保馬忠肅公〈（光祖）〉。樞密包孝肅公〈（拯）〉。尚書張忠定公〈（詠）〉。〈（右六位在明德堂東）〉。

丞相趙忠簡公〈（鼎）〉。丞相張忠獻公〈（浚）〉。丞相呂忠穆公〈（頤浩）〉。丞相陳正獻公〈（康伯）〉。尚書黃公〈（度）〉。樞密忠肅劉公〈（珙）〉。樞密丘公〈（宓）〉。〈（右七位在明德堂西）〉

青溪先賢祠

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，在府學之東，明道書院之西，青溪之上。自周、漢而下，與祀者四十一人，各有讚。考《金陵志》，祀者皆於此土有涉，非泛然而已。或生於斯，或仕於斯，或居且遊於斯。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，求增入蘇文忠子瞻，且備列公遊金陵賦詠之事，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。祠，國初已毀，萬曆丁未，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，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。其四十一人遺跡略誌於後：

吳太伯〈（初逃句曲山中）〉。范蠡〈（築越城石長千里）〉。嚴光〈（結廬溧水縣）〉。諸葛亮〈（往來說吳，又勸孫權定都）〉。張昭〈（宅在長干道北，有張侯橋）〉。周瑜〈（周郎橋在句容縣）〉。是儀〈（字子羽，宅在西明門）〉。王祥〈（墓在江寧化城寺北）〉。周處〈（子隱臺在鹿苑寺）〉。王導〈（宅在烏衣巷）〉。陶侃〈（事在石頭城）〉。卞壼〈（廟在冶城南）〉。謝安〈（宅在烏衣巷）〉。謝玄〈（別野在康樂坊，廟在新橋西）〉。王羲之〈（事見冶城樓）〉。吳隱之〈（茅屋故基在城東）〉。雷次宗〈（開館雞籠山）〉。劉瓛〈（居檀橋）〉。陶弘景〈（居茅山。）〉蕭統

〈（讀書臺在定林寺後。）〉顏真卿〈（昇州刺史，其家墓多在江寧）〉。李白〈（往來金陵，具載本集）〉。孟郊〈（溧陽尉）〉。李建勳〈（號鍾山翁）〉。潘佑〈（見《江南錄》）〉。曹彬〈（昇州行營統帥）〉。張詠〈（知升州再任）〉。李及〈（升州觀察推官）〉。包拯〈（知江寧府）〉。范純仁〈（江東運判）〉。程顥〈（上元主簿）〉。鄭俠〈（清涼寺有祠）〉。楊時〈（嘗家溧陽）〉。李光〈（宣撫使）〉。張浚〈（留守都督）〉。楊邦乂〈（知溧陽縣，遷通判）〉。虞允文〈（督府參謀）〉。張栻〈（督府機宜文字）〉。朱熹〈（江東轉運）〉。吳柔勝〈（生於金陵）〉。真德秀〈（江東運使）〉。

建康俗尚

《隋志》曰：「丹陽舊京所在，人物繁盛。小人率多商販，君子資於官祿。市廛列肆，埒於二京。人雜五方，俗頗相類。」

《顏氏家訓》曰：「江東婦女，略無交遊，婚姻之家，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，惟以信命贈遺，致殷勤焉。」

杜佑《通典》曰：「江寧古揚州地。永嘉之後，帝室東遷，衣冠避難多所萃止，藝文儒術，斯之為盛。今雖閭閻賤隸，處力役之際，吟詠不輟，蓋因顏、謝、徐、庾之風扇焉。」

沈立《金陵記》云：「其人士習王、謝之遺風，以文章取功名者甚眾。」

《祥符圖經》曰：「君子勤禮恭謹，小人盡力耕植。性好文學，音辭清舉。」

顏介曰：「南方水土柔和，其音清舉而切，天下之能言，唯金陵與洛下耳。」

楊萬里曰：「金陵六朝之故國也，有孫仲謀、宋武之遺烈，故其俗毅且美。有王茂弘、謝安石之餘風，故其士清以邁。有鍾山、石城之形勝，長江、秦淮之天險，故地大而才傑。」

遊九言曰：「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。前年攝行倅事，日受訴牒不過百餘，較劇郡才十一爾。為吏為兵者，頗知自愛，少健狡之風。工商負販，亦罕聞巧偽。」

戚氏曰：「金陵山川渾深，土壤平厚，在宋建炎中，絕城境為墟，來居者多汴、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。視東晉至此，又為一變。歲時禮節飲食，市井負衒謳歌，尚傳京城故事。人物敦重質直，罕巧浮偽。庶民尚氣能勞，力田遠賈。舊稱陪都大鎮。今清要之官，內外通選，人品倫鑒，居東南先，士重廉恥，不兢榮進，氣習大率有近中原。地當淮、浙之衝，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，淮之淳而雅，於斯得之矣。」

顧華玉尚書近言云：「吾鄉大都也，生人之性，亢朗衝夷，重義而薄利。風俗之美，喜文藝而厭凡鄙，得天地之靈懿焉。其敝也，乃或樂虛淫習侈豫，無麻衣蟋蟀之風，士緣以喪節也。」

焦弱侯太史云：「金陵六代舊都，文獻之淵藪也。高皇帝奠鼎於斯，其顯謨大烈，紀於石渠天祿，彬彬備矣。以故寰寓推為奧區，士林重其清議。及夫餘風細故，昔稱遊麗辯論，彈射臧否，剖析豪氂，擘肌分理者，至今猶然。」

南都詞林

楊勉，永樂二年庶吉士，主事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張益，永樂十三年庶吉士，中書舍人，官至侍讀學士，參機務。劉江，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，乞便養，改九江府學教授，官至長史。倪謙，正統四年一甲三名，官至南禮部尚書。金紳，景泰五年庶吉士，給事中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倪嶽，天順八年庶吉士，編修，官至吏部尚書。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，主事，官至布政使。王韋，弘治十八年庶吉士，主事，官至太僕寺少卿。景暘，正德三年一甲二名，官至中允。陳沂，正德九年庶吉士，編修，官至行太僕寺卿。邢一鳳，嘉靖二十年一甲三名，官至參政。張鐸，嘉靖二十年庶吉士，御史，官至僉事。胡汝嘉，嘉靖三十二年庶吉士，編修，官至副使。余孟麟，萬曆二年一甲二名，官至南國子監祭酒。焦竑，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，官修撰。朱之蕃，萬曆二十三年一甲一名，官任南禮部右侍郎。余小子起元，萬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，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。以上共十七人。又句容劉濬，永樂十年庶吉士，官御史。曹義，永樂十三年庶吉士，編修，官至南吏部尚書。六合鄭猷，永樂十三年庶吉士，官檢討。江浦張瑄，景泰二年庶吉士，官尚書。莊　，成化二年庶吉士，檢討，官至南吏部郎中。石淮，成化二年庶吉士，主事，官至提學僉事。溧陽潘楷，成化二十三年庶吉士，御史，官至布政使。溧水馬一龍，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，檢討，官至南國子監司業。溧陽史繼宸，萬曆五年庶吉士，給事中，官至布政使。句容孔貞時，萬曆四十一年庶吉士。以上共十人，總一府共二十七人，

居鼎甲者八人。陳中丞《人物志》載：丁璿，上元人，舉進士，改翰林庶吉士。今考《翰苑題名錄》無璿名。璿官至右副都御史。《舊京詞林志》又載：永樂二年，庶吉士有王仲壽，江寧人。又永樂戊戌，習譯庶吉士有莊約，上元人。

慕編

陳參嶽鳳作《 慕編》，為梁宮保材，張御史大夫琮、周宮保金，顧司寇璘、璘子嶼，羅太守鳳，金太守賢、子大車附，陳太僕沂，景中允暘，王太僕韋、子逢元附，邵僉憲清，劉督府璽，謝野全先生承舉，任德，徐九峰霖，劉雨，黃琳、琳弟珍、珍子炎杲，許攝泉陞，李鶴塘景星，周巽齋文銓。又續亡二人：王少保以旂，顧憲副栗。周乃隱於醫者。陳《序》曰：「如前十數公，或以勳業著，或以德學稱，或以節概流聲，或以風雅侈譽，皆玄黃之精英，而鄉國之黼藻也。一藝之士如周子若，而人今也吾見亦罕矣。庸可使其無傳乎！嘉靖辛亥秋七月望，書於大都逆旅。」

許少張

姑蘇劉翰林珹，嘗在清涼寺讀書，邀盛仲交同沈重巽上環翠閣。劉以「徉狂張藏厓」為韻苦仲交。仲交走筆書壁，押張字云：「任俠那誇許少張。」事頗隱僻。按陶隱居《許長史舊館壇碑》云：「長史汝南平輿人。漢靈帝中平二年，六世祖光，字少張，避許相諛俠，乃東過江，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裏。後仕吳，為光祿勳。」所言許相，正指曹瞞耳。「諛俠」似「諛佞」之誤，此與仲交所用微異。又宋有許安世著《許少張集》一卷。

吳八絕

孫吳時，吳有八絕，吳範以治曆數知風氣聞。劉淳以明天官、達占數顯。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，應機立成，對問若神，計飛蝗射隱伏，無不中效。皇象，幼工書。時有張子並、陳梁甫能書，甫恨逋，並恨峻。象斟酌其間，甚得其妙。嚴武字子卿，圍棋莫與為輩。宋壽占夢，十不失一。曹不興善畫。孤城鄭嫗能相人。又《晉陽秋》有葛衡達天官。《抱樸子》言：有葛仙公多道術，景帝時有巫覡能視鬼。葛洪《神仙傳》言：有介象多方術。一代初興，奇人快士，風赴雲集，以供役使，故不可謂其怪迂也。我國初周顛仙、冷謙、鐵冠道人、張三丰之類亦然。

鄉正

顧司寇近言《鄉正篇》曰：太宗伯童公軒，擇地而蹈，擇言而言，吐辭濡翰，必軌其方，慎哉願乎！參議王公徽，事君以忠，行己以義，亢而不徇，困而彌貞，矯矯乎強毅君子矣！太僕李公應禎，氣直行廉，義有不合，一介不以取與人，翰墨之精，譬諸銛戟利劍，掉以淮陰之雄，其鋒莫當矣。其介且有文者乎，通判陳公鋼，愷悌宜民，死無餘藏，而故民懷思，冉冉有桐鄉之風，蓋古之遺愛也。

劉千戶

劉千戶蒼，字伯春，入武學，能讀孫、吳諸家兵法。務行長厚，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，當抵法。君適不與，乃自補署文案。事白，人異其故，公曰：「某素謹，且吾兒方稱奉法吏，人信為誤，若諸君何以自白。」又嘗得遺牒於途，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。公往候其處三日，一人號頓至，且曰：「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，復失柰何！」其人出金帛，謝不受。子麟，官尚書。

周汝衡

周文銓字汝衡，蘇人也，徙家金陵，以醫行。汝衡資絕人，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說，不究本原，即見病莫知從來。一切揣度施治，乃悉屏去眾習書，獨取《內經》、《本草》、《難經》等書，徹晝夜讀，務窮精奧。初為小兒醫，時有楊茂者，學古大方脈，汝衡相與往來講究，益歷閫域。茂死，病家爭迎汝衡。凡汝衡至，診病立方，多與眾殊。指知斯道深永，或失手則殺人，重於用藥。遇有故，輒不赴召，及赴召，或見病疑，輒不投藥。人不測所操，或謂其難致，汝衡終弗言。常語東橋先生曰：「醫者，聖人之學也，非盛德莫能操其慮，非明哲莫能通其說。是故士有能知草木、金石、昆蟲之藥，辨類審性，析經致能，弗乖其宜，弗亂其忌。是謂知物，知物者巧。士有能知人之疾病，淫於四氣，薄於五髒，動於七情，見外知內，按微知巨，占始知終，執生知死，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，針砭按摩之治，是謂知證。知證者工。士有能知髒腑之所表裏，經絡之所離會，榮衛之所弼勝，命脈之所消息，選物設方，製於未形，體微發慮，決於眾惑，是謂知生。知生者聖。士有能知天地之情，陰陽之本，變化之因，死生之故，立教布法，使人專氣舍精，以握樞機，汰穢葆真，以固根柢，疾疢不作，神乃自生，是謂知化。知化者神。夫神聖者，上智之能事，未易冀及，工巧之道術，學之所造也，醫不臻此，不足以名業。」嗚呼，此其指微矣，世寥寥誰能解者！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